

霸州文化丛书·李少春书系之一

李少春文集



魏子晨◎主编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在“20世纪遗产”中，
李少春“全能型”舞台艺术发扬光大了
程长庚京剧之本，为人类留下了
一部文化宝典：“熔经铸史”的
“史诗”气象、“全智全能”的
“大美”精神、“自强不息”的英雄本色、
“会通超胜”的学者沉思……

李少春文集

魏子晨◎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少春文集 / 魏子晨主编. 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8.10

ISBN 978-7-5434-6683-8

I. 李… II. 魏… III. ①李少春—文集②京剧—艺术—文集 IV. J82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49172号

策 划 / 杨 杰 张秉舜
顾 问 / 马少波 龚和德 吕瑞明
封面题字 / 冯其庸
统 筹 / 周 涛 郑士凯
主 编 / 魏子晨
副 主 编 / 孙爱青
特约编辑 / 张圣洁

出版发行 / 河北教育出版社
(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, 邮编 050061)

出 品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网址: www.songyafeng.net

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2 号 3 号楼 2 层

邮编 100101 电话 010-84853332

文字总监 / 郑一奇

责任编辑 / 刘 峥 张天漫

编辑助理 / 杨 健

装帧设计 / 王 梓 卜秀敏

印 制 /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 15 印张

出版日期 /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34-6683-8

定 价 / 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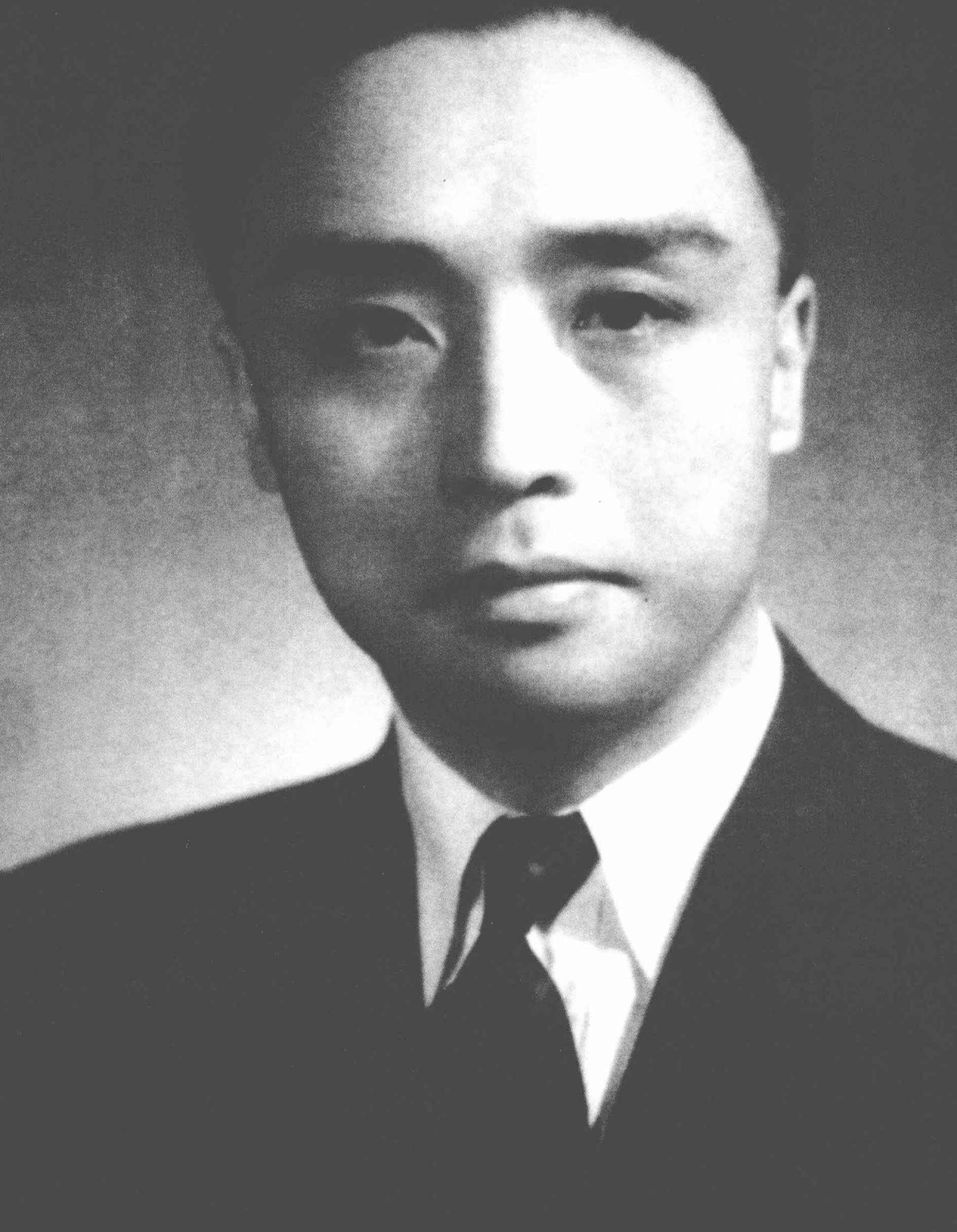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声明:

本书所用图片, 除署名外, 均为李氏家族、李少春纪念馆收藏。

个别采用因无法与作者沟通, 敬希望您见书后主动与我们联系, 必当谢忱!

联系人: 郑先生 电话: 0316-7238335



李少春 (1919-1975)

為建設人民文

藝而奮鬥

青年青年

周
恩
來
七
一

纪念李少春前辈诞辰八十五周年

生行文武古今全雅韵
英雄孰比肩袍泽世原君
去早大师 蹊径艺长传

二〇〇六年六月八日至初
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句

马少波



时多采笔

精益求精
推陳出新

少春先生

邵力子

2006年的11月4日，是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李少春先生诞辰八十七周年。这一天，在河北省霸州市（先生的故乡）李少春大剧院投入使用，李少春纪念馆正式开馆。随后，《李少春文集》、《李少春画传》和《李少春研究》（上、下）三部文稿着手编纂。历时半年，子晨先生精心劳作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，李少春书系终于付梓面世了！

霸州最早见载于《春秋》。古称益津。北依京兆，南望冀中，东牵渤海，西揽太行。“帝阙下临通万国，行人至此望燕山。”历史上以“晴波遥映，菡萏飘香”的水乡风情著称于世，无数文人墨客至此流连忘返。久远的人文历史，特殊的政治、经济地理环境，为多种文化交汇融合创造了条件，使这里的文化构成既有移民文化的广博，又有边关文化的雄奇，既有权场文化的开放，更有水域文化的轻灵，以致造就了霸州超胜于人、不流俗变、包容兼蓄、大气磅礴的地域文化性格。精诚所毓，灵秀所钟，历史上的霸州名人辈出，他们或在政治舞台光照千古，或在文化疆域独领风骚，或在商界举足轻重，或在军旅名冠一时……凡此，无不激励着一代代霸州人看齐先辈，开拓未来。

誉满梨园的李桂春、李少春父子就是霸州名人群体的杰出代表。一百多年前，一座普通的淀乡水寨送走了一位不寻常的少年才俊，他就是日后以中国京剧“南派”艺术唱响沪宁、声震大江南北的“活包公”李桂春先生。作为李公的次子，少春先生秉承家学、广闻博览，特别



霸州市委书记辛绍杰（右二）、市长杨杰（左二）与杜近芳（左三）、叶少兰（右一）

是在余叔岩、杨小楼等名家的影响下，把余、杨两派艺术的精髓掌握得深入、透彻、娴熟、传神，艺业突飞猛进，功力炉火纯青。少春先生善于融会贯通，长于推陈出新，在异彩纷呈的中华戏曲舞台独树一帜，向世人充分展示了霸州“超胜”文化的独特魅力。斯人已逝，春风化雨，所幸有海内外众多专家的关爱，有广大李迷的推崇，有李氏后人及一批批梨园子弟的传承，才使得两代大师创造演绎的京剧艺术精粹并未因其人的离去而湮灭，而是更加发扬光大起来。这是中华戏曲界的一大幸事，也是世界文化艺术界的一大幸事。为此，我们向一直以来关心、支持和研究李氏京剧艺术，并对筹建李少春纪念馆、编纂李少春书系给予无私帮助的广大有识之士，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。

少春先生及其京剧艺术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珍稀文化遗产，当然也是霸州人的一笔宝贵财富。霸州能够拥有凸显于京津冀都市圈的文化影响力，是与少春先生以及众多像他一样的历史文化名人的影响分不开的。文化是城市的精神和灵魂，是区域竞争的制高点，最终决定城市的历史地位。我们研习少春先生“超胜于人”的艺术精神，除了要夯实国粹群众基础，陶冶大众情操，更重要的是



霸州市市长杨杰在李少春纪念馆



原霸州市委副书记陈国英(右)与北京李金鸿(左)、
上海齐英才(中)

借此弘扬和丰富“有史乃霸、有容乃霸、有德乃霸、有信乃霸、有勇乃霸、有忧乃霸、有梦乃霸”的历史文化内涵，推进其对世人激励的升华，使文化生产力在县域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物化，放大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影响力，形成区域的综合文化效应。若览益津风情处，遍闻巷闾丝弦声。在建设李少春大剧院和纪念馆的基础上，推出李少春书系，正是我们实施大文化战略，打造“戏曲之乡”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，也是我们迈向文化名城目标的扎实一步。

好风万里动，盛世百年歌。传承悠久文化，品味艺术精华，让我们以李少春书系的出版为契机，使李氏艺术成为我们与海内外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的桥梁，携手弘扬中华的国粹艺术，推进霸州城市品位和文化竞争力的提升。我们将在李少春艺术精神的激励下，争创经济强市，建设文化名城，打造和谐霸州。

河北霸州市长

2007年7月5日

怀念少春同志 (序二)

少春同志离开我们，一转眼已经三十多年了。我最早看少春同志的戏，是1947年9月杜寿义演时少春在《龙凤呈祥》中扮演的赵云，当时袁世海是前孙权后张飞，那是9月3日，到9月7日，大轴就是孟小冬的《搜孤救孤》中的程婴。我当时才20多岁，根本不懂戏，但却是个十足的戏迷。那时，少春也才29岁，但已经是名角了。我当时虽然看了这个盛况空前的演出，但却一个演员也不认识。

1954年，我到了北京，这对于我这个戏迷来说，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但第一年我住在西郊人民大学，加之我的课程多，负担重，距离城里的剧场又远，所以基本上没有看戏。但幸运的是第二年我就迁到城里海运仓的人大宿舍住了，这对于我看戏是极大的方便。不料一年后我又迁到了张自忠路，这对我来说看戏是更方便了。所以从1955年起，北京的一些重要演出，包括剧协组织的全国各地地方戏的来京演出，我差不多可以说一场也不拉。特别是少春的戏，我更不会放过。但是，我与少春同志有交往，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了。记得1961年下半年，我在人民剧场看了一场袁世海、李世霖



“红学”家冯其庸

的《青梅煮酒论英雄》，戏演得极成功，但在“闻雷失箸”的关键情节上却发生了差误。我既为这个戏演出的成功而激动，又为它的失误而惋惜。所以回到家里，连夜就写了一篇8000字的长文寄给《人民日报》，《人民日报》于1月9日以整版发表了这篇长文。文章引起了

戏剧界的重视，很快剧协、中国京剧院和世海同志都来请我讲一次关于戏曲中的曹操的问题，我以此题在剧协礼堂（灯市西口，今商务印书馆内）连续讲了两个下午，而这次讲演，世海、少春同志都去了，也可能这是我直接与少春同志交往的第一次，至于那段时间不断看少春的演出，自然是从1955年就开始了。

那时，我还有一位好朋友高文澜，他在煤炭部工作，他是一个非常懂戏的戏剧爱好者和评论者，由于我们共同对少春的戏特别爱好，他写了文章经常拿来要我提意见，互相切磋，也常常一起到少春家里。那时少春住在外交部街，离我住的张自忠路很近，所以我也常常单独去看他。少春喜欢画画，我也去常常一起切磋画艺。

1963年，李少春、袁世海合演的电影戏曲片《野猪林》拍成了。那时片子还没有播出，世海和少春约我为这部片子写篇文章，我是在北影的放映室里看

的。我感到这部片子从改编到演出到拍摄，都非常成功。戏曲的舞台演出和电影表演是有很大的距离的，但在这个片子里却处理得非常恰当。特别是少春的演唱，例如“白虎堂”的一场，“别妻”的一场，“草料场”的一场，都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可说确是电影戏曲片的新成就。

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也曾与少春、世海座谈过，这既加深了我对这出戏的理解深度，也更促进了我与少春、世海的交往。

还记得就在这一段时期内，戏剧界掀起了对岳飞剧的讨论，那时，少春正演着京剧《满江红》里的岳飞。有一种看法，认为岳飞的爱国主义与他的封建忠君思想是分不开的，意思是说，岳飞忠于宋高宗的忠君思想也就是他的爱国思想，要写岳飞的爱国思想，就必须写他忠于宋高宗的思想，因为他们认为宋高宗就是“国”的代表。这样的理论对演员是会产生误导作用的，我为此写了《论古代岳飞剧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对投降派的批判》、《岳飞剧的时代精神》、《读传奇〈精忠旗〉》等五篇文章来分析这个问题。但我看少春创造的岳飞形象，却没有受上述这种观点的影响，他创造的是一个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，并且突出地表现了他的抗金护民、还我河山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，突出了他反对投降派的一贯的思想。应该说岳飞的主导思想是抗金，是收复失地、迎二圣还金阙。他的最后撤兵，一是迫于形势，因当时抗金友军尽已撤走，二是迫于圣旨，迫于十二道金牌，这一点正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岳飞的不可逾越的历史界线。因此，少春的岳飞形象，既突出了他的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思想，也写出了他对封建皇权无法抗拒的历史真实。但是，抗金保民、收复失地、迎还二圣是岳飞内心的思想和实际的行动完全一致的；而放弃抗金，收兵还朝是他的行动与思想矛盾的，他的行动是被迫的，他思想上是不愿意的。这一点，少春的表演正是恰如其分。所以少春创造岳飞这个英雄形象，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历史感而又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象，并没有把他被迫听命于赵构的投降主义路线

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混淆起来，而且事实上岳飞也并没有忠于过赵构的投降路线，相反，正是因为他忠于抗金，忠于收复失地，迎还二圣才惨遭投降派的杀害。所以我认为，京剧舞台上少春的岳飞形象，是以往所有岳飞戏中最完美、最具历史真实的形象。

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64年京剧现代戏会演以前，少春与世海合作演出《红灯记》，导演是阿甲。恰好这三位都是我的好朋友，阿甲还是我的同乡。所以此剧排演时，我曾受到阿甲、少春和世海三人的多次邀约，请我去看他们的排练。阿甲希望我从整个剧情、人物和导演上提问题，世海则担心他穿着和服，脚着木屐，这样在台上的台步就成为难题，不仅与京剧的台步相去甚远，连与中国人的走法都不一样。少春扮演的李玉和，同样是一个全新的角色，他是铁路上的扳道工，这从扮相、服饰到步法上，都与传统的技法没有一点儿现成的关系，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反复琢磨。我记得我连续去过两次，一次是看鸠山的扮相和步法，实际上我去看时，世海已经练了好几天了，而且是请了一位日本朋友来教他走的，所以我去看时已根本无可挑剔了。你想日本朋友都认为他走像了，走得很有风度，我怎么还能看出什么来呢？另一次是大家琢磨少春的一段戏，即少春扮演李玉和化装一个磨剪工人上场，肩扛条凳，口里吆喝一声“磨剪子来镪菜刀！”这一声吆喝，既要具有北京的民情风味，又要与整个戏的前后唱法念法相协调，而且还要给人以新鲜感。那天，少春上场，这一声吆喝，真是满堂彩。虽然都是邀请去的戏剧界的老朋友，人数并不多，但其热烈的程度却不亚于剧场的情况。所以在座谈的时候，大家特别称赞少春的扮相身段和一声吆喝。大家都觉得少春扮啥像啥，这一声吆喝的韵味，丝毫不亚于老北京们在胡同里听到的磨剪工人真正的吆喝声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因为他究竟是顶尖的大演员而不是一般的磨剪工人哪！我觉得李玉和从头到尾整个的戏，都是无可挑剔的，鸠山也是一样。加上高玉倩和刘长瑜的珠联璧合，这出戏可说是

珠圆玉润。当时，我是中宣部委派的现代戏的评论员，同时受派的还有李希凡，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戏，都觉得是京剧表演现代生活的最为成功的一个剧目。我所看到的这出戏的正式演出，一直是少春同志的李玉和，而事实上这个典型形象，也是少春同志塑造完成的。少春同志创造的这个崭新形象，可以说是继《白毛女》的杨白劳形象的又一重大贡献。但后来没有多久，李玉和的角色就由别人来演了，我那时也没有太多的在意，以为是AB制轮流上演。但到后来，却听到了种种流言，连这出戏的整个创作权，都好像是属于江青的了。有一次我碰到了阿甲同志，无意中说到这件事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这出戏的前前后后，我是十分清楚的，就像《沙家浜》一样，最早是叫《芦荡火种》，阿庆嫂这个典型的创造，包括这整出戏的成功演出，都是离不开赵燕侠的，我是这出戏第一个写评论文章的人，文章发表在1964年6月6日的《文汇报》上，那时与《红灯记》一样，这出戏实在与江青没有任何关系，但后来也忽然变成了江青的“贡献”了。当我问到这些情况时，阿甲只是笑笑，很明显，阿甲是无法说的，实际上，这时离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这场大风暴已经很近很近了，只是我们都还是后知后觉，一点儿也没有看出什么“苗头”来而已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，我是最早受到冲击的，也是最早与外界被隔绝的。但记得有一次，高文澜来看我，告诉我说少春病了，也说不出是什么病，说精神有点儿不正常，说是受了很大的刺激。我也无从细问，更不可能去看他。后来又侧面听到说少春病更重，似乎神志都不清楚了，之后，连高文澜也不能来